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唐三藏師徒被妖捉

卻說唐僧三人正在濃望八戒。那銀角與眾妖立在嶺上，見唐僧師徒來到，行者前走，沙僧後跟。銀角用手一指，唐僧在馬上打一寒噤，連指三指，就打三個寒噤。三藏愈是心怯，道：「徒弟，我打寒噤，必是妖來。」行者聞言，掣起金棒，奮勇前進。那妖道：「果然好個大聖！若與他比勢，決不能捉他師父，必竟要善善圖他。」遂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老年道士，跌在路旁，高叫：「長老救命！」三藏驚問：「老先生因何？」那妖假捏虛情，道：「我是山背清幽觀中，與徒弟在人家祈福回歸，不料被虎咬去徒弟，我又傷了左腳，故不能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讓馬你騎。」妖道：「我腳痛，騎不得馬。」三藏叫行者馱他。行者知是妖怪，說：「我若打他，師父又惱，不如馱他在後，緩緩擺佈他。」行者馱上肩，叫：「師父。前行些。」方才遠了三四里路。行者正欲害他，原來那妖就知道（原作「到」）了，遂念一咒，遣得須彌山壓來，大聖左肩承了。大聖全不著意，又遣峨（原作「娥」）眉山來壓他，大聖右肩承了，又不著意。肩起兩山，忙趕師父。那妖也唬出汗流，復念真語，又遣太山劈頭壓住。大聖腳軟，壓得七孔（原作「吼」）溜紅。妖見壓倒大聖，趕去擒拿三藏。沙僧擋住，大戰一場。那妖展開大手，把沙僧挾在左脅下，右手拿著三藏，腳尖兒鉤行李，口咬著白馬，一陣風回到蓮花洞裡。

金角見了大喜，說：「兄弟，你沒有拿得那有手段的行者來也，怕吃他的師父。」銀角道：「哥哥不必憂慮，被我遣三座大山壓住，寸步也不能動，方才拿得唐僧。」金角道：「這等，造化，造化。只是那行者五行山也壓他不死。他若不死，還怕吃他師父。」銀角道：「我自有計。且把豬八戒拿來吊在東梁，沙僧吊在西梁，唐僧吊在中間，白馬扣在槽上。叫精細鬼、伶俐蟲拿著紅葫蘆、玉淨瓶，徑至山頂，把二寶底（原作「里」）朝天口朝地（原作「他」），叫一聲孫行者，他若應聲，就裝他裡面，就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符封倒，他就一時三刻化成膿（原作「濃」）了。」

且不說小妖領寶。卻說大聖被壓，早驚動了五方揭諦功曹，叫動本山土地，道：「你這野神，怎麼把山壓那妖壓住大聖。他明日出來，怎肯饒你。」土神恐懼，同揭諦遣開三山，放出大聖。行者跳將起來，掣出鐵棒來，道：「這野神，你倒（原作「到」）不怕老孫，卻怕妖怪！」土神道：「那怪神通廣大，念動真語，拘我等在他洞裡，輪次當值。」大聖聽言，正在感歎，見那傍放出霞光，忙問土（原作「地」）神：「他那傍怎麼放光？」土神道：「想是那妖怪差小妖拿出寶來降你。」行者又問他：「洞中常有甚人往來？」土神道：「他愛的燒丹煉藥，喜的是全真道人。」

言未訖，見二小妖將近。行者叱退土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老真人。小妖一見，問：「老善士何處，到此何干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蓬萊山，到此尋個徒弟傳道。」小妖道：「傳我二人也罷。」行者問：「你二人何處，往那裡去？」妖道：「我是蓮花洞，我家魔王拿得甚麼唐僧，他一徒弟名行者，被山壓倒。我拿紅葫蘆、玉淨瓶去裝他。」行者問：「怎麼裝得？」二妖備以銀角吩咐的語話，詳說與聽，行者就起意謀他的。遂來腰上摘一根毫毛，仍變一個葫蘆，道：「你的只裝得人，我的還裝得天。」二妖聽得，就肯把葫蘆、淨瓶來換，只叫：「師父，你裝與我看看，我肯把兩件和你對換。」行者卻低頭念咒，叫游神奏過玉帝，借天一裝，助我收妖。游神上奏帝，忽見哪咤奏道：「天怎麼裝得？請玉帝降旨，到北天門問真武借他皂旗，閉了日月，當做裝了一般，助老孫收妖。」玉帝依奏。哪咤借了皂旗，在南天門外相助。游神急往大聖耳邊報知，道：「哪咤來助功。」行者仰面，見哪咤手執皂旗，乃道：「我裝天了。」妖道：「裝便裝，只管阿綿花屎。」行者念咒，將葫蘆拋起。哪咤遂把皂旗一展（原作「轉」），霎時黑暗。小妖驚得忙叫（原作「報」）：「師父，快放天出來。莫閉死我也。」行者復念真語，哪咤收了皂旗，日色重光。小妖就把二寶換了假葫蘆。行者得了二寶，縱身雲端，謝了哪咤不題。且在雲端看小妖轉洞。不知怎麼區處，且看後面何如分解。

三藏八戒與沙僧，被妖捉獲實堪憐。

行者壓在三山下，土神開山得脫生。

小妖拿寶來收伏（原作「復」），換得行者毛一根。